

一、公祭典禮開始

- ◇ 主祭者請就位
- ◇ 陪祭者請就位
- ◇ 禮生就位
- ◇ 全體請起立
- ◇ 默禱
- ◇ 獻花、獻果
- ◇ 讀祭文
- ◇ 向諸先靈行三鞠躬禮
- ◇ 主祭者復位，全體請坐

二、學生公祭

- ◇ 學生代表請就位、全體學生請起立
- ◇ 獻花、獻果
- ◇ 讀祭文
- ◇ 向諸先靈行三鞠躬禮
- ◇ 學生代表請復位，全體學生請坐

三、家屬公祭

- ◇ 家屬代表請就位、全體家屬請起立
- ◇ 獻花、獻果
- ◇ 向諸先靈行三鞠躬禮
- ◇ 家屬代表請復位、家屬請坐

四、追思感恩會開始

- ◇ 感恩影片播放
- ◇ 校長致詞
- ◇ 校長致贈家屬感謝狀
- ◇ 家屬代表致詞
- ◇ 學生感恩：合唱團表演
國樂社表演
- ◇ 獻花儀式
- ◇ 禮成

【祭 大體恩師 文】

維

中華民國一百零柒年三月二十八日國立陽明大學校長郭旭崧暨全體員生謹以時饘花果之儀致祭于獻遺體供解剖諸賢士之靈而告之曰：

猶記去歲，初遇 恩師，即驚懾於臟腑之渾鳴祭雉，並愧疚於諸師之仁恕弗私。生等疏拙，學而未敏，每臨師側，嘗自戰兢，既恐傷諸師之貴體，又恐負諸師之洪恩也。懼己無成，愒日惜時，敢竭鄙誠，以報師恩。然隙駟難留，尺波電謝，漏刻之間，日月逾邁，思及初見之惶惶，乃至親炙於諸師，縱屢感頓躓，亦實廣生聞，一季所學，更勝百夜挑燈。生等才愚智疏，幸受 恩師德被，必當篤志強識，務本自強，期能精誠濟世，拂拭天下。

願 諸師魂定，仙遊樂土，受業跪禱乎蒼天，降福於恩師。厚誼長存，深恩永誌。

受業謹具禮奠，銜戚奉薦，敬誦 師恩。伏惟尚饗。

【學生祭文】

維

中華民國一百零柒年三月二十八日國立陽明大學學生代表高家祥謹以香花時果致祭於歷年獻體四百六十一位賢士之靈：

親愛的老師們，今天是與你告別的日子，您的家人、朋友與學生都來到這兒紀念您，相信此時此刻您也在這裡靜靜的聆聽著我們對您的懷念與感謝。

這一年來，您們像慈祥的長者一樣，看著我們披上白袍，假不朽的身體為書本，向我們細說關乎於上天最美創造物的各種細節。起初，我們或有害怕、遲疑和擔心，因為我們並不清楚這堂沒有投影片與黑板的課程將會怎麼進行。第一次的見面在去年十月，白淨的實驗室保持著低溫與寂靜，我們忐忑地戴起手套深深一鞠躬，初次的相見是平靜的，靜靜躺著的您們正用著祥和的面容告訴我們：「我在這兒，不必擔心」，一顆懸宕的大石頭就這麼安心慎重地放下。

除了上課和考試之外，我們總會利用課餘與中午時間進實驗室複習上課所學的每一個細節。有時也因急忙著與您相見而忽略了一些小細節，總會在幾分鐘後注意到自己的缺失，趕緊停下複習的流程，退後幾步，深深

地彎下腰，向您們敬禮。希望您原諒我們這些失禮的地方，也請您容許我們在此處向您致上歉意。

對同學與我而言，這可能是我們在長大後第一場紀念儀式，而這只是一個開始，在未來，我們的工作需要面對生死之間的搏鬥，您帶領我們首次跨入這扇門，每次，我們掀開您身上的白色布匹時，就是不斷地為自己灌輸更多醫學知識，通過這堂課的學習，更體會了生命的可貴和美妙。每次披上白袍，代表著對你們的承諾與約定，在未來的行醫路上我們將會更慎重更謙卑，不辜負您們的奉獻。對於往後的責任，我們有了更深的感受與體悟。在此用文字和言語表達我們對您的感激，在每次的敬禮與默禱中回想您無私奉獻的教誨，只能化做一句又一句的“謝謝”。

謝謝老師們，奉獻您的身體來教導我們，這份精神我們會繼續傳遞下去。也感謝在場的家屬們，謝謝您們願意捨得與付出。老師們，最後再一次的對您說聲感謝，送您一程，願您離苦安樂，一路好走，你的大愛與大捨將永植人心留芳千古。

〈In Remembrance〉

這首樂曲出自加拿大作曲家 Eleanor Joanne Daley 完成純人聲的安魂曲(*Requiem*)，其歌詞源自於 Mary Elizabeth Frye 的詩作“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全詩以逝去的摯親作為第一人稱，向生者款款訴說：「請別在墓邊徘徊流淚，我並未離你而去，而是化為微風與細雨、朝日與星辰，長伴在你的身邊。」曲調溫暖柔和，溫柔的撫慰眾人心中傷痛，帶走聽者的悲傷，留下溫暖的光芒。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請別佇立在我的墳前哭泣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sleep

我不在那裡，我並未沉眠

I am the thousand winds that blow,

我化作千縷微風翱翔於天際

I am the diamond glint on snow.

我化作鑽石在雪中閃耀

I am the sunlight on ripened grain.

我化作陽光灑落在成熟的稻穀上

I am the gentle morning rain.

我化作清晨的細雨綿綿落下

And when you wake in the morning' s hush,
而當你在靜謐的早晨中甦醒
I am the sweet uplifting rush of quiet birds in circled flight.
我化作優美湍急的川流，寧靜的鳥兒在上空盤旋
I am the soft stars that shine at night.
我化作溫柔的星辰在夜空中閃爍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cry,
請別佇立於此
I am not there, I did not die.
我並不在那裡，我從未離開你。



FreebiesDeals.com

【雨碎江南】

歌曲介紹：《雨碎江南》是由墨明棋妙原創音樂團隊河圖創作的曲子，原為二胡獨奏，後被多個音樂團隊引用來作詞。樂曲以中國音樂大量使用的五聲音階為主，旋律婉轉空靈，表達細雨灑落江南，煙雨迷濛恰似人間悲歡離散的淒美景致。

歌詞：

銅鏡上花影斑斕依月下把發縮挽不長孤單的簪
低首輕念是誰束青絲願守那流年的歡等一曲江南
西樓月滿油燈下憶長安敢問公子何時還
不奢望酒一盞醉酌百花間只願剪一卷丹青把墨蘸
夏風碾茶靡殘傾圖一世負癡纏負癡纏
杯宴不知扣舷夢醒奈何緣淺
你可知依曾佛前許下願若能煙焚散忘卻依的思念
你可曉依夜裡不成眠點燈磨硯提筆徒步飛雪已飄然

【無題】

物治二 李旻純

「旅人
在足跡遍布地圖各處後
駐足
暫緩腳步 休憩」

在進入大學就讀前，便早已得知解剖實驗是門神聖又特殊的課程，一方面感到興奮期待，一方面又覺敬畏且略帶害怕，我帶著這樣矛盾的心情，在「三、二、一，敬禮」後與老師第一次相遇，開啟這段學習旅程。

「安靜地
以肌肉骨骼 神經血管
播種 培育杏林
繪出另一幅地圖」

隨著解剖蓋的開啟，震耳欲聾的沉靜也開始不間斷地在耳畔迴響。一邊聽著助教在老師的身上來回比畫講解，思緒也不禁來回飄盪，想著，眼前安靜祥和的老師也曾經是親人的丈夫、父親，而今以闐靜的姿態向我們訴說人體的奧秘，為社會的未來的奉獻己身，讓接受醫

學基礎教育的我們，對於人體構造能有更深刻的了解，而不僅止於書面上生硬的文字和圖片，如此無私的情操，令人肅然起敬。思路走到這裡，原先的矛盾漸漸地被襲滿全身感動填充取代。

「待綠樹成蔭之際
化為一縷輕煙
再次 啟程」

這次，是真的休息了。在辛勤灌溉懵懂的幼苗後，可以休息了。

願在受到醫學教育啟蒙後的我們，能不畏風雨成長茁壯，珍惜所得到的資源，將老師們的精神發揚光大，讓旅人們在蒼鬱的森林裡，安心啟程。



【無題】

牙醫二 方世龍

仍記得那個難忘的早晨，懷著幾分忐忑的心情走到實驗室，畢竟，打從出生至此，我還沒親眼見過人類辭世後的真實模樣。披上實驗衣、戴了幾層口罩，我仍清楚的嗅到那濃厚的甲醛味撲鼻而來，那既不是惡臭，也不是芳香，而是一種帶刺的感覺，可以逐漸地感受到它逐步侵襲我的咽喉，當下不免咳了幾聲。

那是我第一次遇見大體老師。

與一群生疏的醫學系同學共同清洗著老師的身體，沒有多餘的想法或心情，只是很莊嚴的去完成該做的事。此起彼落的咳嗽聲不斷的傳來，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抱怨。我們迅速地沖洗完大體，合力將老師送入櫃子裡，關上門，心情似乎平復了許多。

時至今日，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似乎有一陣子了，那些尷尬生疏的同學也開始閒話家常起來，隨著一次次的課堂講解，我們從課本裡得到的知識能夠在大體老師身上得到實踐。原來，那些肌肉是如此運作；原來，那些神經是如此傳遞；原來，那些血管是如此縝密的遊走著。我們帶著幾分疑惑的眼神看著大體老師的各個部位，那些存在於每個人身上的組織器官，我似乎未曾真正瞭解過它們。

每當考試將近，我們總會利用課餘時間去看大體老師，把那些模糊的記憶一步步的拼湊起來，反覆揣摩著那些複雜的肌肉與神經血管，企圖把所見所聞全部刻畫在腦海裡。某一天，我意外地看見學期初我親手清洗的大體老師，說不上是哪種感覺，但卻有一份熟悉的樣子。我走到實驗室的長廊，看著老師的人生經歷，不免感慨了起來。

對於醫學而言，大體是組織細胞的組合；對於生命而言，大體是一段故事的結尾。

我細細地去品味牆上的每一段文字，看著大體老師們曾經擁有過的豐富人生，剎那間有了好深好深的感觸。有些老師經歷過煙硝戰火的時代、有些老師來自於平凡家庭，是父親或是母親，是手足或是朋友……，我們花了數小時背誦每一寸的肩膀解剖構造，卻曾經是扛起家庭最重要的依靠，在那些曾經的歲月裡，守護了許多重要的人。

看著照片裡的老師笑得燦爛、笑得和藹、亦或是神情嚴肅。有些照片伴著了家人的身影，有些則是含飴弄孫的快樂模樣，那些片刻的幸福，即使不發一語，仍能清楚的感受到從遠方傳來的餘溫。那些是老師過去的人生吧！我自顧自的揣摩著，有別於解剖檯上浸泡過福馬林的大體，那些回憶都擁有著鮮艷的色彩。

一個學期即將過去，老師也即將離開我們，即使在我的生命裡只是短暫的數個月，但老師們帶給我的知識卻是一輩子的禮物。因為老師的無私奉獻，讓我們得以在廣袤的醫學瀚海中孤舟前行，除了萬分的感恩以外，大概就是滿滿的不捨了。在過去，我總是以為生命的意義是個虛無縹緲的宗教問題，是個沒有答案且窮追不捨的過程，但是，歷經了整個學期的課程後，雖然沒有答案，卻讓我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在此，再一次的感謝老師們的奉獻，祝福祢們。



【尊重】

醫放二 林若瑜

掀開布條的那一刻，沒有人說話 - - 鞠躬。

回首憶起向大體老師請教的這三個月，我感觸頗多，所謂的「生」與「死」，這理應最遙遠的距離，竟然只需通過幾道玻璃門、鐵櫃、遮布，然後便經由我們的指尖連接起來。他們曾經都是在這塊土地上呼吸的人哪！如今，他們的氣息被學生們的交談聲淹沒，被一場又一場的考試淹覆；他們的肌肉變成中英文單字、血管與神經變成白紙黑字，「生」與「死」之間的距離似乎太容易被跨越，讓我們忘記了大體老師偉大的犧牲奉獻。

癌症、心肌梗塞、肝硬化.....等疾病讓他們生前痛苦，他們痛嗎？不痛了，再也感受不到疼痛了，然而對於我們加諸於其上的傷口，應該要為他們感到疼痛，應該為他們撕裂的皮膚、破損的肌肉、殘缺的血管與神經而哀傷。我多次想著，如果今天是我的親人躺在冰冷的鐵櫃內，浸泡著福馬林，我是否願意讓他們被利刀解剖？或者是否願意讓他們被一雙雙陌生的手，在無數次複習時觸摸？

「考試的內容我們身上都有，卻都看不到」，這是先前同學準備解剖學考試時所說的話。是的，不論是何束肌肉、何條血管或神經，所有人身上都具備這些構造，

我們和大體老師在本質上沒有差別，不同的是，他們多了無私奉獻的心。正因如此，我們應該更要敬佩他們生前願意捐獻大體，更要感激自己從老師那學到的知識。

覆蓋布條的那一刻，沒有人說話 - - 再次鞠躬。



【暖風徐徐】

物治二 吳芷誼

持敬畏的態度，踩著懵懂的步伐，就這樣進入了解剖實驗的殿堂。從生疏到熟悉，從戰戰兢兢到習以為常，那些肌肉紋路、神經地圖、血管網絡都被深深地烙印在腦海裡。若沒有您們厚實的翅膀，我也無法乘著那令人佩服的無私來到這，了解人類奇妙的生理，而感到驚嘆。

儘管熟悉了所有與老師相見的流程，我也始終不會忘記您們是帶著多大的勇氣，將多麼珍貴的自己奉獻出來，親自帶著我們領略人類的奧妙。有的老師生前寡言少語、有的樂觀開朗，有的甚至伴隨著子女的冀望才來到解剖台上，不管是怎麼樣的您們，每每上完課出來，看著屬於您們走過的風景，照片裡和家人一起的溫暖的表情，彷彿那些背景都融入了眼眶，老師不再只是靜靜地躺在檯面上，而是帶有靈魂，與我進行了課後對話。

我們都是被情感羈絆的孩子，往往被太多知識的壓得喘不過氣，但您輕輕呢喃，宛若風吹過了荒涼，情感得以在知識的土壤中生長。一路上，有您的陪伴，親自以身軀教育我們，儘管有時不小心忘了與您相處的禮儀，您也笑著寬容。

還記得最後一堂課，助教告訴了我們老師的來源，使我更了解能與您們相見是多麼難能可貴，也知道我們

是多麼幸福才能有這樣的學習資源。幸而一路上，總是滿心的尊敬老師，儘管習慣形式，卻仍時刻囑咐自己要抱著感謝的心，走過人體風景的綺麗。而老師您不需擔心，您所給的一切，定然不會有所浪費，相信在未来，每個被您沐浴過的孩子都會在生醫領域上有所貢獻。

在解剖課結束的那一刻，有一股莫名的情感不停湧上，或許是一種每個禮拜與您見面的行程被終止的失落，或許還帶有一種離開神聖境地時，進入平凡世界的放鬆，又或許還有些不捨。不過，無論那情感究竟是甚麼，摸摸知識的行囊，有滿滿的收穫。

暖風徐徐吹過，殿堂永遠為您敞開，只是用心去看遍所有山川壯麗，而非如漁翁般視野狹隘，才值得這一趟旅程。



【新詩：生死共舞】

醫技二 李承浩

鞋子和地面的撞擊是舞曲的起拍
吧蹠吧蹠的打著拍子聽見了嗎
生命正朝著死亡走近

輕輕地行一個虔誠的禮
溫柔的溫度透過塑膠手套延伸您準備好了嗎
古老的語言已在空氣中迴盪

指尖在肩胛處游移
Scapula !
滿足的嘆息著
請原諒我無理的行為
再沒有比之更令人嚮往
輕攬您的肩膀
我們在旋律中搖擺

手指輕輕扣住手掌
彷彿能感覺到那股動的血流
Radial !

輕柔的呼喚著
從交握點開始蔓延
分不清楚在誰的 vessel 中傳遞
Lub Dub Lub Dub
我們在節奏中迴旋

掌心在側腰間灼熱
顫抖化作音符在體內跳躍於是來到那美麗的大彎
Curvature !
呢喃的低語著
音符順著 omentum 傾瀉而下我們在樂曲中旋轉
最後一個舞步落下

古老的語言還在傾訴著
我們跳著 anatomy 之舞

以此新詩表達在學習過程中印象深刻的部分

進到醫學大學，就是要參與一次大體實驗才無憾，也對生命這件事有更不一樣的想法，原來生命如此脆弱，原來脆弱中含有這麼多知識及奉獻己身的偉大。

以前就對解剖很感興趣，在學習的過程中也很開心，每個老師都有其學習的重點。在實驗室外看到每個老師的故事，如此精彩的人生故事，再走進實驗室的解剖台旁，疾病的無情雖然帶走他們的生命，但是老師們用自己的身體奉獻給每個好奇無知的學生，包括我在內，也是同樣無知，即使積極進取的複習，和老師們努力學習，但我卻忘了要更加的尊重，我慚愧萬分。

非常感謝宋老師的指導，老師雖然瘦瘦的，但是透過老師的故事還有老師的身體，真的可以感受到您的熱情，希望老師可以原諒我粗魯的探索，也謝謝老師讓我真正的記住身體上每個構造，即使肉體是冷冰的，我有充分感受到溫暖，有了老師的奉獻，我收穫豐富，謝謝老師。

 Thankful

【無題】

醫學三 廖品鈞

「現在，開始默禱。」助教的声音如是說道。

一個學期的課程終於走進尾聲。拖著半夢半醒的身體又進實驗室，這次，要做的不再是從那些繁複錯縱的肌理間摸出生命的輪廓，而是笨拙地拿起針，將老師的皮膚一針一針縫合回去。像在倒轉時鐘的指針一般，將老師的骨塊、臟器放回，肌皮疊回、拼整。像在透過某種特定的程序輪轉，意味著重生。那些重複、無意識的手部動作，一針一針，像鐘擺，滴、搭、滴、搭。下午要考的生物統計學靜靜地從腦袋飄離，回憶起的，反倒是與老師第一次相見時的震撼，與一個學期來混濁的情緒。

那是個令人無法忘記的夏日，特別是直搗顱內的刺鼻空氣。那時，我汗涔涔擠在實驗大樓幽閉的樓梯間，被用 N95 口罩封住口鼻，措手不及。我們從整池的福馬林中將老師抬起，大口大口喘不過氣，燒灼著呼吸道的不僅僅是甲醛蒸氣，還有太多的錯愕、驚惶，甚至忘了應該恐懼。老師的身體如此沉重，是載滿了我們一個學期應學而未學的知識呢？還是自己心情的反映。向大體老師學習，這是每個醫學生必經的成年禮。從醫學五的學長姐們手上接過老師後，我們便向一群靜默無語的

師長學習，他們以自己的身體傳授艱深的醫學知識。泰半的學季將在此度過。實驗室內不見日照，為了防腐而開著低溫的空調，就像大體老師們一樣，時間彷彿是凝滯的。在裡頭的一切所見、所聞、所學、所長，都在原子筆的墨漬間消融，又被外科的無影燈模糊邊界，反覆映照，終於成為腦中清晰的畫面。

「寧在我身上千刀萬剮，莫在他人身上錯劃一刀。」早在進醫學系前，就有耳聞那些醫學院中瑣碎光景。於是，繁忙大學生活中曾經溜走的誓言，都在此刻回到了實驗室裡。每次課堂前輕輕的一個敬禮，彷彿是要透過這樣的對話，和素未謀面的老師之間立下一項誓約，從而產生神祕的連結。他透過我們的雙眼看見了未來，而我們則從他失焦的瞳眸中重新瞭解了生命。彷彿在他的看顧之下，藉著細數他的每條血絡筋脈，還有代表臟器構造的拉丁暗語，從而解讀他的故事、他的記憶、他的傷痛與愛。這成為了聯繫我們與老師間的印記。我不敢問自己，是否能在這迢遙無盡的醫學之路上，成為千年輪迴的一粒積砂。但停頓下來的每個當下，是真真實實感受到那一紙醫師誓詞的重量。

而今日的縫合是最後一次與老師相見。覆上紗麻時，我方才看見一重新被拼湊起的臉龐，帶著一抹悖反死神的笑意。那一刻時間真實的停滯了。「生命不因為肉身

歸塵而消逝，而是能在他人心中永恆。」那些由肢體破塊和講堂裡的光景，和超越對自身肉體的珍惜、對親人的不捨，構成一種安詳、明亮、完整的人性。「現在，開始默禱。」一百多名醫學生著泛黃的實驗衣，閉上眼睛。空氣裡依舊飄著甲醛蒸氣。太多，仍有太多，沉重的帶不走的知識。而此刻老師已經長眠，明日入殮火化，將是重生。而我們也在生命的輪轉中，離自己的誓言又近一步，然後，也終將這一切還諸於更多人生命，延續著老師的故事。



【化作千風】

生科四 陳品萱

白色實驗衣在十二月的寒意裡隨步伐而翻飛著，像是初舞又翩落的蝶翅。

走入大體實驗室，或許還喃喃背誦著肝臟的分區、默默記著一條一條神經血管的名字與位置、努力由課堂筆記的描述與圖譜對照大體老師身上的每一處，尋找與驗證著。在這裡生命不再是課本上平淡的彩畫，不再是一條一條等待記誦與釐清的細胞訊息傳導途徑，而是真真實實的存在。

起初會有的些許不安，在一次一次的課程中漸漸濾除。課程從骨箱與模型的辨認開展，幾次課後，助教帶領著我們打開鋼櫃，塑膠布與紗布層層揭起後，第一次與大體老師正式的面晤，心中卻沒有當初自己想像的恐懼，而是虔誠的感激與平靜。充溢於肺葉的不是死亡的焦慮與孤寂，而是對於生命的反思，像是一朵花越過高牆在另一端綻放，卻也在原處留下無盡芳華。

記得多年前看過林布蘭的畫《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主講者正在講解手臂的屈肌。雖然畫家意象式地在其面容上繪出死亡的陰影〈umbra mortis〉，但畫中聚焦的光線落在大體身上，映亮了周圍環繞著的每一個人的臉孔。從希臘羅馬時期以

盜墓的方式獲取可供研究的大體，到林布蘭畫中解剖死刑罪犯，至今大體捐贈是一紙契約，醫療技術與大體保存系統已然成熟完善，大體老師向我們呈現著生命的奧義，也讓我們看見生命價值的延續。

打開解剖台深深地一鞠躬，輕觸著大體老師的肌腱，思考著它在每個動作中的收縮與放鬆。結束後小心翼翼地復位，仔細將複習過程中翻動過的皮膚與移動過的部位重新擺放好，淋上保濕液，清理檯面後，心中忍不住說「謝謝老師，您辛苦了。」再慎重地闔起沉重的解剖台，敬禮，致上我們難以言詮的謝忱。

有時候忙著熟背肌肉、神經、血管的名稱與走向，回神才慚愧地想起自己竟然在腦中把這一切切割為十分理論化的解剖構造，無意間彷彿忘記了自己所面對的是一個完整的人，他曾經談笑哭泣，曾經是位父親或慈愛的祖母，手曾經緊緊握住生命的希望與溫暖，心臟搏動著，眼中蘊有深沉卻不頹唐消極的情感……記得在課間課後在長廊上閱讀老師們的生命故事時，彷彿可以想見您們慈藹的長者形象，突然感受到那些不曾言說、卻在一堂堂課程中傳承流動的愛。我無法想像那是怎樣的智慧與澄澈，才能在生命逝去後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軀體奉獻予醫療研究與教學。我自我詰問著：若有一天生命不再燦發著星華，我能夠如此無私的奉獻自我嗎？若

是一切情況允許，答案會是肯定的。當那天來臨，但願我有足夠的勇氣與篤定去面對一切未知。

或許我一生都不會走入醫療工作的場域，但生命科學的研究正是源自於對於生命的關懷，凝視問題的本質，並且努力追尋一個合理的解釋。我誠心的感謝著大體老師在近四年來的大學教育中給我上的最後一課：對於生命我還有太多不理解的事情，但希望自己永遠不忘記最初決定走向科學的初衷，也不忘記生命的柔軟溫暖與寬闊遼遠。曾經聽過一首曲子《化作千風》，大體老師所留下給我們的，是豐沛的知識，是面對生死之界的從容大度，是無盡的包涵與愛：是灑在成熟稻穗上的陽光，是溫和的秋雨，也是暗夜裡指引迷航的星光。

白色實驗衣在十二月的寒意裡隨步伐而翻飛著，等待承載一個又一個故事，等待著新的篇章被敘寫。下午三點的陽光或許偶爾讓人恍惚眩惑，但卻不再有遲疑迷惘。再說一聲謝謝，即使有一天這些解剖學的名詞在記憶中變得模糊，但您的無言教誨我會謹記於心。

Thank You

【無題】

牙醫二 李尚

「以後，要不要也捐大體呢？」站在香案前，我如是想著。

也許，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和老師們初次見面的那個早晨。忐忑不安，除了刷洗外，一無所知。不斷猜想等等的景象，卻又毫無頭緒。即便到了門外，看著同學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衝出來，依然無法想像裡面的環境有多惡劣：鏡片起霧、看不清彼此，如針扎般刺激五官的福馬林。而正暈頭轉向的時候，一把刷子塞到手上，又更為混亂。真的要用這麼粗的刷子，刷洗老師嗎？老師會不會痛？會不會一不小心用力過度，把老師的皮刮壞了？但身旁已經沒人，刷子脫不了手，只得硬著頭皮、小心翼翼地在意外堅硬的背上反覆摩擦著。而透過重霧看著老師那浸泡許久、起皺的皮膚，又不禁想到，老師們當初在決定捐贈時，知道得面對、忍受浸泡在福馬林當中嗎？

究竟需要多少的愛、奉獻的心要有多強烈，才能抵抗如此椎心痛楚？

其實對我來說，大體實驗課充滿著矛盾。課前課後的敬禮，「老師好」，毫無疑問，老師是個「人」。但在上課的過程中，看著鑷子、剪刀在組織間遊走，夾起、放

下、剪開、貼回，甚至在學咽喉部時，將老師的頭顱剖半翻起，總會突然一陣錯亂恐懼，一方面擔心老師會痛，另一方面又擔心，自己會不會在動刀的當下，無意間把老師當成「物體」？會不會太過急切，反而忽略了老師的知覺，失去對於「人」的尊敬？只能不斷的抽離，一再檢視自己，反覆思考究竟要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和老師互動。

當然，經過老師們一學期無聲的教導，對解剖學、人體的瞭解增加了許多，甚至能夠回推到自己身上，猜測自己現在是哪條肌肉不舒服，哪邊痛是由哪條神經傳導。但其實更重要、也成長最多的，應該還是生命層面上的反思吧。如同前面所述的，老師當初決定捐贈時，知道會被浸泡、甚至被鋸開嗎？若是知道，那究竟又需要多少愛與熱情，才能坦然接受這些苦楚？而在聽課、複習時，我又該用什麼樣的心態與老師互動？想太多、或太投入，似乎都不大好；但什麼都不想，肌肉歸肌肉，血管歸血管，是否依然將老師貶為物體？以後面對病人時亦然，看著病人身上的腫瘤，是該將他作為一個完整有生命的人來面對，抑或僅是單純的病、症狀，不必帶太多情感去處理？最後，還有老師們的家屬。當初得知老師決定捐贈時，是如何調適內心的衝擊？實驗室外的「大愛大捨」，不僅是老師本身，對家屬而言是更大的

捨吧。如何放手，讓一個親人、曾經生命中無比重要的一部份，進入冰庫，獨自面對常人無法想像的磨難？在課程的末尾，不僅要謝謝老師，更要謝謝家屬們，謝謝您們當初對老師意願的尊重，謝謝您們的大捨，謝謝您們為了我們這些仍在發育的醫學生付出如此多。

最後一日，如往常般一路從宿舍衝出，但踩進實驗室便愣住，有股難以言喻的不同，彷彿變得溫暖，充滿了愛。映入眼簾的，雖然僅是樸素的白色屍袋，但閉上眼，那些平時喜歡站在走廊上、一字一句細品，從對岸漂泊來台、或從身無分文奮鬥向上等，許許多多、跌宕起伏數十年的路途，卻一一浮現出來，似乎能夠感覺到，白布下老師真實的樣貌。

風吹起，香爐上火焰驟燃，好明亮、好溫暖。無比幸運能被分配到後門邊的掃地區，而成為極少數見到爐火的人。我想，這份寒冬裡、由近百支香匯集而成的火焰，應可勉強象徵老師及家屬們偉大的愛吧。或許無法親自向所有家屬們表示感謝，也或許在默禱當下不知該如何詳述對老師的感激，但我會試著，將這學期所感受到的一切永存在心底。

「以後，要不要也捐大體呢？」站在香案前，我思索著。

太困難了，依然猶疑不定，更是佩服、感念老師及家屬們無比的勇氣與決心。對於我，也許幾年、甚至幾十年內仍無法有答案，但至少不會再像過去，因為恐懼逃避，而索性否定。真正經歷過大體老師帶給學生的感動，或許未來，我也終有一天能勇敢地，將這份愛傳承下去。

謝謝您們。



【無題】

解剖碩一 陳柏儒

回憶起一開始，在學期還未開始前準備清洗大體，其實自己心裡是蠻害怕的，沒有經歷過大體課程，對於這未知的領域充滿疑問且陌生，聞著刺鼻的福馬林味，看著一位真實的大體老師就這樣呈現在我眼前，心想我好像不如自己想像中一樣那麼勇敢，也只能鼓起勇氣幫忙處理前置的作業。也想起頭先的幾堂大體解剖課，自己每次上課前都非常緊張，怕面對大體老師，擔心自己下不了手等等的問題，在一開始自己一直都是抱著硬著頭皮上的心態去面對這個課程，在過程中我一直在思索自己是在懼怕什麼，自己又想在這堂課上學到什麼，我一直在尋找自己一開始為什麼要選擇這門課的初衷，很幸運的同堂課的同學們願意帶領著我慢慢地去認識每一個我們所做出來的區域，我漸漸地在每一次能夠完整呈現老師許多構造中找到滿足，並試著讓自己也能夠完整表達出這個區塊所要教授給我們的知識。也記得自己在第一次的跑考中表現不是很理想，那時也是一直覺得很沮喪，但也是靠著自己轉念一想，覺得重點都不在考試出來的分數是高或低，而是自己想要學到些什麼，有沒有盡力去學習，接下來的日子也開始慢慢地變得順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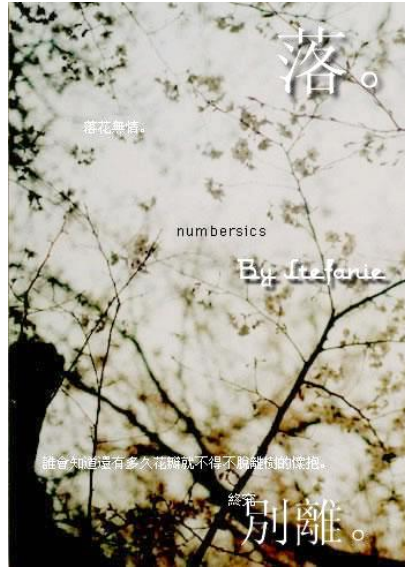
每一次的解剖，我都期許自己能夠盡力把老師能夠呈現的構造做出來，是對自己的一種負責任，也是對老師們的一種交代，每一次上完課後的敬禮，我是深深從自己心裡感謝老師們每一堂無聲的教誨，我佩服老師們無私的奉獻，那是許多許多人也包括我自己都可能沒辦法捨得的情操。整個學期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時候是在課程結束後，我們一針一線的把老師縫合起來，幫老師一件件穿戴上壽服放進屍袋後，我靜靜的看著老師，發現這學期就這麼結束了，回憶起最初到現在的改變，對我來說是無法言喻的成長，真的非常感激老師們讓我有機會能夠經歷這一生都難忘的經驗。在老師要火化的那天，我們跟著家屬一起祭拜老師，讓我最為印象深刻的是當我們向家屬們鞠躬時，老師的太太就紅著眼睛對著我們不斷說著謝謝，那時自己好像也被那種悲傷所感染，忍不住也紅了眼眶，最後結束時又跟同學再去找了一次師母想表達自己最深的謝意，師母就握著我們的手說：「你們一定要學以致用，這是伯伯的心願。」那一刻我想我是真的懂了這堂課所帶給我真正的意義，真的非常感激。

【天堂的你】

醫工二 李貫名

光陰的小河
流過一去不回頭
回憶卻像
一顆一顆小水滴
日以繼夜的聚集
夜以繼日的逆流
難忘記
也
難再續

今生無緣
再見蹙眉的你 再聽你的爽朗笑聲
再見珍愛我的你
無法向天 再要一點點時間無法向天 多偷一些些溫柔
但你永恆的活在我的心底有些刻骨和感動任誰也帶不走
將時時盤旋心海
緩緩沉
汨汨流



【無題】

醫學三 宋崇銘

第一次的接觸，有點膽懼，有點不安，因為我不知道要懷著怎樣的心境去看待這些，在靈魂離開前，在泡入福馬林前，在被置放到大體實驗台上前，和我們一樣呼吸著、勞動著、思考著的大體老師們。

事前再多的心理準備，時間的推進還是快得令人措手不及，打開實驗台的瞬間，就結束了。我原本以為這將會是一場隆重的儀式，在有了一窺人體內奧秘組成的機會後，將會宣告我和世上許多人的不同，但，一切並沒有甚麼不同，就如同逝去的昨日和將臨的明日，物換星移，沒有甚麼不同。

對大體老師們尊敬的程度並沒有隨著時間而遞減，然而，逼迫的考試腳步，汲汲營營的分數，我逐漸忘記去觀看他們的全部，埋首於肌肉、神經、血管之中，我能做的、在做的，只有將這些在解剖實驗手冊中出現的名詞，對應到大體上該呈現的位置，並且記下許多方便尋找與辨認的口訣。我害怕著，因為我不再將他們視為人了，而是一個個的教學工具，我不知道這到底是誰的錯，或許自古，想見樹就勢必得付出失去見林的代價。

見樹不見林，見林不見樹。

每四十秒響起一次的鐘聲，我在腦海中擠出所有的記憶，期盼自己能正確地認出紅線綁著或指著的部位。這樣的考試方式我沒有想去評論是對或錯，然而卻再次加深了我的困惑，到底，在我心目中，大體老師們還是人們嗎？

事情總是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出現轉機。學期的最後一天，早上八點，踏入實驗室前還懷抱著趕快把縫合大體老師的工作結束，還能回宿舍補個眠準備下午的生統考試的想法，然而一切在縫合的過程以及最後幫大體老師穿戴壽衣後，改觀了，在我眼前，終於又是完整的人了，不再只是肌肉、神經、血管。

於是，見樹又見林。

最後一次的敬禮，我心中不再有過去每次敬禮時的不安了，而是由衷且純粹的感謝，感謝大體老師們的奉獻與大愛。



【朱頌如老師家訪】

醫學三 游凱翔

「我們早就簽器官捐贈了阿，只是老了器官不太能用了，所以就改成大體捐贈了。」朱媽媽在接受訪問時，笑著說這句話。訪問的過程中，朱媽媽話匣子全開，客廳也充滿了笑聲。

朱媽媽邊翻閱著放在客廳桌下的相簿，邊跟我們聊聊朱老師以及兒女的事，朱老師和朱媽媽有兩個女兒，小女兒在美國結婚生活在美國，也為朱老師帶來了兩個可愛的小孫子。朱媽媽也很熱情的要我們傳閱相簿，在相簿中，可以看到朱老師、朱媽媽和女兒及兩個小孫子出遊的快樂模樣。

在助教的提問下，朱媽媽也聊到了他和朱老師對捐贈大體的想法，「寧願家人在我們還活著的時候多陪陪我們，多和我們出去走走吃頓飯，也不要等我們死了之後再把我們擺在那邊拜，那一點意義都沒有，死了之後剩下的東西擺在那邊，活著的人也不會天天想我們啊」朱媽媽這樣說，看的出來朱媽媽對於捐贈大體這件事，抱持著很開明的態度，朱媽媽還說，他現在跟朋友出去，有機會的話，還會勸朋友也簽同意書，排除朋友們對捐贈大體的恐懼，從這段和朱媽媽的談話中，我感受到朱媽媽對這個世界的熱情，在那當下，我的心中是充滿感

激的，正因為有像朱爺爺和朱媽媽這種想法的存在，我們才能夠幸運地接收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熱忱，接收老師用他們的身體幫我們上的最後一堂課。

和朱媽媽聊天的一個多小時裡，我們很難完全的認識到朱老師這個人的生平故事，只能從一些小故事中得知朱老師對朋友有情有義，盡全力幫助朋友，甚至拖著不方便的身軀也要遠行，幫忙處理軍中同袍的交代遺事。朱媽媽也支持陪伴老師，對二個女兒的關愛及孫子的疼惜，透過照片我們也感受到了溫暖。當朱媽媽聊到他們之間的相處時，可以感受到他們之間真摯的感情、互相包容的心理，還有互相了解的心情。朱媽媽給我們看了一張壓在桌子的玻璃下面，他和朱老師一起爬軍艦岩的照片，朱媽媽說，朱爺爺很喜歡這個地方，所以選擇走了之後還要留給這個地方。

最後準備要離開朱媽媽家的時候，助教問我們還有沒有甚麼想問的或是想跟朱媽媽說的，當時心中的情緒很複雜，想法也很龐雜，但卻整理不出一個完整的想法去和朱媽媽說，回來了之後，邊打著這篇心得的同時，也在想這件事情，最後還是只能擠出一句短短的「謝謝」，因為對於朱老師這樣遺愛給後代的行為，是千言萬語都無法表達的感謝，真的謝謝朱老師的大愛，也謝謝朱媽媽對於朱老師行動的了解及履行，謝謝！

【王建凱老師家訪】

醫學三 鍾承翰

在家訪前，藉由王先生給予的老師生平故事，對老師的生命歷程事先有了初步的輪廓。王老師在民國 13 年生於陝西的農家，年輕時曾遭遇國共內戰的混亂局勢，逃難中顛沛流離至台灣。來到台灣後，有幸得以復學，進入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就讀，爾後便投入教育志業，曾於台東、屏東、士林等地的中學任教。

老師在台東任教時，結識了黃奶奶，黃奶奶不僅引領王老師進入教會，成為基督徒，二人更結為連理，孕育四位子女，建立恬淡幸福的基督家庭。黃奶奶回憶，老師總是待人和善，滿懷笑容地面對家人。老師全家於民國 59 年從屏東遷至士林，並開始任教於士林高中(即為現在的中正高中)，後於民國 63 年遷至石牌現在的住所。在王先生的心目中，老師對於子女，平時和藹可親，但總會教導他們待人處世的基本原則，若是子女違背這些原則，老師則會嚴謹地指正，而子女們也總是循規蹈矩，虛心受教。

自民國 77 年，政府開放兩岸返鄉探親後，老師多次返回陝西故鄉探訪長輩及親友，並常帶著黃奶奶及子

女至世界各地旅遊。退休後，老師熱衷於教會的活動，在上帝的恩典與牧師、教友的陪伴中，信仰益加堅定。老師於民國 106 年 6 月，因腦溢血陷入昏迷，導致腦幹受創而生命無法挽回，全體家人有幸得隨侍在側，在家人們的祈禱中，老師蒙主恩召，安詳地離開人世。

在訪問過程中，黃奶奶和王先生與大家分享，當初老師決定捐贈大體的過程。他們並不確定老師何時開始有這樣的想法，推測是多次在榮總看病的過程，與醫師熟識後得知捐贈大體相關的資訊與管道。老師很願意接受新的想法與觀念，認為捐贈大體能夠幫助到很多學生，極有意義，故升起這份奉獻自己的決心。起初黃奶奶與子女們並不能認同與接受，雖然他們理智上知道這樣的奉獻是件好事，但情感上總是有滿滿的不捨。然而他們也了解，老師對於自己的理念和想法相當堅持，在老師的擇善固執下，他們逐漸理解與包容老師的決定，並陪伴老師完成捐贈的手續。

透過我們分享這學期的學習歷程，讓黃奶奶與王先生了解，老師以及許多無語良師的偉大與不凡。因為有大體老師無私的奉獻，讓原本生硬枯燥的解剖知識，變得栩栩如生，跳脫書本中的圖譜，躍然於真實的人體中。

相較於僅透由平面的圖片記憶這些知識、構造，大體老師給予我們確切的立體結構，每個器官彼此間的相對位置，讓我們能在腦海中建立完整的立體印象，奠定扎實的解剖學基礎，更是未來學習更多深厚醫學知識的根基。教科書上的知識是死的，但每個臨床案例都是活生生的患者，個體間的差異之大，這不是教科書能告訴我們的。大體老師透過身上的各個構造，如實呈現每個人特有的變異，雖然許多變異增加我們學習的難度，但也讓我們體認到要活用所學的知識，在這些變異中探索出可能的答案。感恩老師們提供這樣的機會，我們現在還可以在實驗室慢條斯理地摸索一切的可能，累積更多經驗與技巧，未來走入臨床時，我想每位等待我們治療的患者，是不容我們躊躇或犯錯的。更重要的是，因為體認到這些像王老師一樣的無語良師們，無私、大愛的奉獻精神，讓我們在學習時，不會只是為了通過考試，而是懷著無比的感恩，一定要隨著老師，扎實學習人體的奧妙，並在未來善用所學的知識，在行醫的道路上幫助有需要的人，或許才能真正報答老師們的恩德，我想這也是大體老師所給予的鼓舞與身教。

感恩像王先生、黃奶奶這些大體老師家屬們的包容，讓老師可以遺愛人間，特別像王老師一生從事教育志業，

透過捐贈大體，有幸能延續生命更為非凡的意義，成為無語良師，讓眾多在習醫道路上的學子們，可以圍繞在身邊，從老師身上學習無窮奧妙的知識。我覺得捐贈大體不僅是要老師本身的意願，更要獲得身邊家人的支持，由衷感謝這些家屬的大愛與寬容，成全老師的心願，也讓無數的學生獲益良多。

雖然王老師不是陪伴我們這學期的大體老師，但是有機會透過短短一小時的家訪，親自了解王老師的生平以及想要捐贈大體的契機，不僅是描繪出老師們完整的生命輪廓，更是深刻體會老師們無私奉獻的精神。每位偉大的無語良師，即便生命已逝去，但他們都曾經如實璀璨地活著，擁有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我們有幸在習醫初始的階段，與老師相會。可能老師在世時，沒有人對於老師的生理了解得如此透徹，我們卻從未了解老師過往的生命。因此感恩家屬們願意與我們分享，不僅是幾十年歲月的光華、燦爛、轉折、坎坷，更是生命的禮讚與圓滿，使我們更細膩體會生命的價值，讓老師以及家屬們的愛與鼓勵化作推動我們前行、服務、奉獻的資糧。對於無語良師們，就如同助教很貼切的比喻，學期初時，老師們的面容看起來較為嚴肅，或許是第一次有這麼多學生圍繞，我們戰戰兢兢，老師們也感到有點緊

張；但接近學期末時，或許是已解剖至臉部深層，老師們看起來都面帶微笑，而我們相信，是因為學生從老師身上獲得豐厚的知識，老師們的任務圓滿，感到欣慰與滿足。每次的深深的鞠躬，不僅是感恩老師的奉獻，更是提醒自己有多少人的幫助，才能成全自己走在這條道路上，只願堅定前行。最後致敬愛的無語良師與家屬們，一切的捨得或捨不得，都可以放下了，感恩您們，讓我們彼此生命的交會更臻於圓滿。

